不同文明下的黄金艺术

作者：郑东森（学号：2022010799 邮箱：[zheng-ds22@mails.tsinghua.edu.cn](mailto:zheng-ds22@mails.tsinghua.edu.cn)）

黄金这一材质在世界艺术史中经历了悠长岁月，从第一片“金箔”在埃及人手中诞生时，它便一直绚丽夺目，璀璨如初。埃及王室的黄金饰品、商代的器皿上的黄金花纹、基督教拜占庭镶嵌画上都有着它的痕迹…各个文明不约而同地使用着这独特的金属材质进行着各自不同的艺术表达，黄金在绘画史中确实成为了一种重要材料。

黄金是古埃及文明重要的象征部分，古埃及也是人类最早使用黄金的国家。黄金中不仅蕴含着古埃及人的美学观念，还有其深厚的宗教意识。在涅伽达文化时期埃及人就铸造出了简单的黄金首饰[[1]](#footnote-1)，与此同时诞生的还有埃及人浅层的泛神论宗教意识[[2]](#footnote-2)。埃及人领先于时代的冶金制造工艺从《旧约圣经》中就可以略探一二，出埃及记中描述的亚伦铸造金牛犊的技术正是从古埃及学来，这侧面印证了古埃及人在黄金工艺上的造诣。而这高超的制造工艺给古埃及人宗教崇拜提供了夯实的技术基础，在古埃及人的宗教意识中太阳为“万物”之首，而代表太阳的颜色——金色，也自然成为了古埃及人民追崇的目标，在古埃及的黄金饰品中，太阳神的形象是永恒的主题[[3]](#footnote-3)。很多学者认为正是这样的尼罗河环境孕育出的冶炼制造工艺和泛神论宗教基础使得古埃及产生了他们自己独特的黄金工艺，像是国内学者赵克仁就从尼罗河流域人文环境以及埃及宗教观念角度做了许多有关古埃及黄金珠宝工艺的工作[[4]](#footnote-4)。古埃及文明的黄金工艺在欧亚大陆上也有一定影响，国内学者孙丹就发现了欧洲中世纪与古埃及黄金工艺品之间惊人相似性与紧密联系，并在《古埃及与欧洲中世纪黄金工艺品的比较研究》中进行了研究讨论。

黄金在欧洲文化中也有着独特地位，著名的Codex Argenteus（银色圣经）就是用金银墨水在紫色羊皮纸上抄写的福音书。欧洲的黄金工艺一方面继承于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另一方面继承于“蛮族”艺术的精神，古典与野性的气息相结合➂。欧洲自君士坦丁大帝奉基督教为国教起，就开始了基督教统治人类灵魂的时代，这段时期的一切内容都是为宗教活动服务的，其中拜占庭嵌画便是其中最熠熠生辉的成果之一。拜占庭嵌画常以黄金为衬底，来烘托宗教人物形象之纯美深邃，这样的风格深深影响了许多后世画家，像著名的奥地利象征主义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就是深受拜占庭风格影响，国内学者杨晓荣就在《浅析克里姆特绘画的形式与色彩》里以克里姆特绘画的色彩与拜占庭嵌画的关系为主题进行了研究。拜占庭嵌画中蕴含着那着基督教独特的色彩与艺术理论，吸引了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国内学者张静就在《镶嵌画技法及发展史略》中着重讨论了拜占庭嵌画在镶嵌画发展中的重要领导地位。

黄金艺术并不是只局限于西方世界，宋应星《天工开物》中就提到“凡色至于金，为人间华美贵重，故人工成箔而后施之。”[[5]](#footnote-5)中国自古以来就喜以黄金之华美来装饰物品。中国的薄金工艺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商代，殷墟出土的文物中就有厚度为0.1毫米的金叶和厚度仅为0.010.001毫米这样精度的金箔[[6]](#footnote-6)。秦汉以后，随着漆器工艺的发展，金箔的工艺也愈发精进，金箔不仅作为漆器的装饰花纹用途，更大量用于寺庙与佛像的点缀，从单纯的装饰过渡到了宗教用途[[7]](#footnote-7)。除了这些器皿建筑上的装饰外，金箔还被广泛用于壁画、工笔等艺术领域。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敦煌壁画，自汉代开始，敦煌就是连接中原与西域的重要纽带，莫高窟也被视为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圣地。敦煌壁画融合了中外艺术手法，结合了五金五色而产生了自己独特的色彩理论[[8]](#footnote-8)，深刻影响了当代工笔重彩画的风格，像是国内学者张尧尧就在《论敦煌壁画设色对当代工笔重彩画的影响》中谈及了敦煌壁画的金属色彩对当代工笔重彩画《金芭蕉》的影响。还有国内学者隗东洋在《金箔在中国工笔重彩画中的应用研究》中也从壁画开始，着重分析了金箔从壁画时期到工笔画时期表达技法的发展和应用场景，讨论了金箔在中国绘画历史中的重要地位[[9]](#footnote-9)。除此之外，中国的金箔重彩也深刻地影响了周围地区的绘画风格，张一舟、何问俊就在《中日重彩绘画的交流及比较研究》中研究了中国重彩画对日本的影响[[10]](#footnote-10)。

日本早期的美术风格受中国影响十分巨大，从最开始的飞鸟时代（以中国六朝文化为参照）到奈良时代平城京对唐朝的极力模仿，俨然成为了一部六朝隋唐艺术风格发展史[[11]](#footnote-11)，虽说自从藤原家族废除遣唐使后日本走上了本土化道路，产生了大和绘的独特绘画风格，但依旧可以看出隋唐风格对日本美术的深刻影响。大和绘以强调丰富色彩、金箔并置和注重平面装饰性的风格著名，延续了隋唐时期的金属绘画风格，像是有日本国宝之称的《红白梅图》就是以纯金作衬底，以此来凸显梅干的苍劲与依附其上的青苔色彩，从中可以感受到黄金或者说金属箔这种材质在日本绘画中的特殊地位。除了上文提到的张一舟、何问俊学者，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对日本重彩金属绘画进行过研究，像是国内学者蒋采苹就在《现代日本画颜料与中国画传统颜料》中对中日金属颜料进行了材质和应用上进行了比较[[12]](#footnote-12)。

在当代，金属绘画依旧占据了绘画界中的重要地位，除了著名的抽象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日本画家加山又造、岩桥英远等也有在金属绘画领域深耕研究。从古至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黄金在绘画装饰艺术上都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金属，它对过去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也对当代绘画的色彩表达有着重要指导价值。

1. 刘文鹏：《古代埃及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7页 [↑](#footnote-ref-1)
2. 令狐若明：《古埃及宗教的发展历程》，《世界宗教文化》2006年第2期 [↑](#footnote-ref-2)
3. 孙丹：《古埃及与欧洲中世纪黄金工艺品的比较研究》，《艺术教育》2015年第1期 [↑](#footnote-ref-3)
4. 赵克仁：《古埃及黄金珠宝工艺及作品的文化蕴涵》，《艺术百家》2008年第6期 [↑](#footnote-ref-4)
5. 宋应星：《天工开物》下篇《第十四·五金》，国学经典文库编委会编，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169页 [↑](#footnote-ref-5)
6. 高鲁冀：《中国古建筑的鎏金与贴金》，《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 [↑](#footnote-ref-6)
7. 陈允敦，李国清：《传统薄金工艺及其中外交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6年第3期 [↑](#footnote-ref-7)
8. 张尧尧：《论敦煌壁画设色对当代工笔重彩画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云南艺术学院美术学，2019年，第10页 [↑](#footnote-ref-8)
9. 隗东洋：《金箔在中国工笔重彩画中的应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2017年 [↑](#footnote-ref-9)
10. 张一舟、何问俊：《中日重彩绘画的交流及比较研究》，《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footnote-ref-10)
11. 吴丽君：《飞鸟时代至平安时代汉语汉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人文丛刊》2010年刊 [↑](#footnote-ref-11)
12. 蒋采苹：《现代日本画颜料与中国画传统颜料》，《世界美术》1992年第3期 [↑](#footnote-ref-12)